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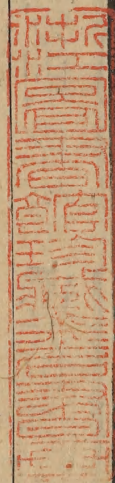


卷之十四



浙江圖書館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後學介春者英重訂

萍鄉文晟

同校

銘表其有唐之系卷九

崇仁華廷傑

奏草三四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鈔錄進來
冀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
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息顧慙非宜進退傍
徨不知所措臣繆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訐謀而
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

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
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
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
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
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
辱矣。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
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為近。是宜當
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
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
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

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

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
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
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
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
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
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
不任靦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近日士大夫挾策要君何

異操豚蹄孟酒而祝滿篝滿車哉宣公此辭

貪鄙無恥持祿養交者魏晉以降官日密亂亦日繁士日偷養又日促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

解酒石於世也而國市利人皆以為賢故尤而效之誰復誦正月錄

任重者罪大職近者責深乎此正心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所以曠世而莫遇也

於時

宣公此辭實持大體。夫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莫大乎人材。所以陶成天下者莫先乎士風。人才貴乎衆多。故濟濟多士。文王以宣。士風貴乎醇厚。故古者長民。從容有常。則民德歸厚。二者天下之大本。不可不察也。王者廣學校以作成之。班爵祿以官使之。天下之士雲蒸霧集。人材常若衆多矣。至于士風猶有可議者。在朝廷有以勸沮而已。狃于私枉而虛偽。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虛偽之行。莫若獎忠實以先之。志在表襮而尚浮華。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

無浮華之習，莫若舉惇樸以鎮之，急于進取而事奔
競，此士風所以未厚也。彼士無奔競之習，莫若宗靜
退以率之。夫忠實惇樸靜退之士，非內有所養而見
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內有所養而能見善明，用心
剛者，以類而進，則立朝必有可觀者。臨利害必有不
可奪者。又豈徇情于流俗之間哉？故宣公即其乘曲陳肺肺
陳時于端貢人主之前，得弗欲蓋用君之進用人材，必以激勸士風
為先務。獎忠實而容虛偽，舉惇樸而黜浮華，宗靜
退而抑奔競，則士風厚而天下之俗舉歸于忠厚之

域此宗社無窮之計也。非至誠經綸天下能若是乎。
於嘆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
信于今而不便于後。弗為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
昔者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
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夙而問曰。堯理天
下。吾子之為諸侯。今至于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昔堯
之時。未嘗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
子。今嘗罰其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
辭自此始。夫子查行乎。庶幾吾禁事。愉而獲遂。不願。夫為諸侯。

五圖

名顯學實伏案。德則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
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然則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
者。先裕于禁民。禁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禁則橫。橫則易
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禁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
法立。力專一。民禁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重則有從。有從則死其地。而
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
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輕則從。輕則從。則國家有患。
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如新。如新則多詐。多詐
則改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裕耕織者。以本。

於也。堂不遠深遠及乾隆四十年

江都縣附學生員汪中狀

狀曰。公字菜園。本姓徐。世居仁和人。自公考出嗣

于舅氏沈。遂承沈姓。沈故吳興望族。明歲貢生首暘

始遷仁和。于公為六世祖。康熙五十年八月。公生于

海寧之園華里。幼端慤。有志操。嘗書其曰。守道守

身。為忠為孝。又嘗讀楊忠愍繼盛傳。激昂慨慕。思其

為人。外祖查少詹事。昇歎曰。是奇儻也。即異日立朝

其風節。自此見矣。少長益潛心正業。博綜羣典。學以

大殖。弱冠游京師。聲譽籍甚。鉅人耆德。接待若恐不

及。安徽李侍郎清殖。長洲惠學士士奇。太倉張詹事

...

鵬。桐城方侍郎苞。于時並申師友之契。雍正十一年丁

鵬腫桐城方侍郎苞于時竝申師友之契雍正十一年丁

文昌公憂歸明年故大學士高文定公時總督南河聞公

名馳書幣致諸幕府文定公素習有宋諸儒之學好賓擢士大夫于公尤有加

禮嘗謂公曰君年方少而博聞篤行遂至于是不圖今世

乃見古人既服闋再至京師補一統志館校錄先是世宗

憲皇帝詔舉博學宏詞公入都既晚墊居卻軌未嘗詣人

求舉乾隆元年故左都御史楊怡勤公汝毅時以兵部右

侍郎祭告南嶽還朝上命續舉所知遂以公名及其學行

對十月御試保和殿名在二等選翰林院庶吉士明年授

編修入直武英殿同修起居注浙總理宗人府各學三年充

一統志纂修官兼校勘明史明年殿試充收掌試卷官公

嘗集前世君臣善敗之蹟為類各十有六名曰鑑古錄以

備法戒。是年冬表進。賜段四匹。書交樞勤殿。六年補山東
道監察御史。公精敏絕人。諳悉舊典。朝章國故。官方民隴。
口陳手畫。本末如流。通于當世之事。而務出于忠厚。上承
世宗厲精之後。益思勤卹民生。周知疾苦。采納直言。慨然
思古。陽城馬周之選。于時西林鄂文端公。高安朱文端公。
海寧陳文勤公。興縣孫文定公。江陰楊文定公。後先繼長
朝列。用忠清公正。弼成至治。而公以卑官後進。與相應和。
凡所陳奏。尤在于奉宣德意。成物樂生。七年。以淮安鳳陽
徐泗諸州連遭水祲。請于常振之外。盡發常平諸倉存
穀。編者振卹。竝加振直。隸山東浙江甘肅之被災者。又以
國家設閭徵稅。蓋以抑逐末之民。且使國用所出。不專取
給于農畝而已。然米豆者。百姓所仰食。正使逐地流行。乃

以收通工易事之利。況登場之日。既徵其地丁漕糧。以充

於子裝款而已。然米豆者，百姓所仰食，正使通地流行，乃

以收通工易事之利。況登場之日，既徵其地丁漕糧，以充
正供，則閩稅宜在可免。奉旨允行。戶部議以米豆既免，正
稅請將載米豆之船，加稅船料。公復奏言：米豆之稅免，而
載米豆之船料增，是猶二五之與一十也。朝廷如天之仁，
所爭豈在此。請並米豆之船料除之。奉旨交九卿議行焉。
其後公外轉，有司遂復請稅米豆如故。時蓋自許墅閩監
督始。其年秋，上幸奉天。公奏言：邊地風氣早寒，七八月間，
已如冬令。且山川紆阻，跋涉疲勞，乘輿遠駐塞垣，蒐簡軍
實，惟冀于閱武之餘，勿事馳騁田獵，敬慎起居，以迓釐福。
又因直省米價加昂，有旨停鄰省采買。公奏采買以充積
儲，既楚弓楚得，且有成數可稽。惟海洋物產富饒，珠犀羽
象之美，掌握兼金，而洲嶼沙石盤互，斥鹵磽确，穀生不蕃。

不得不資之內地。商人沒于重利，往往冒禁興販，近口之地，民間倉廩為之空，珍異日至，民食日少，是棄有用以博無用也。且使與賴子藏海島者，得食以植其黨，為患方大。事下部議申禁，又言自古建立都邑，既設支輔，又必廣樹藩籬。漢唐都閩中，而朔方河西常列重兵，其已事也。茲聞三廳獨石諸邊盜風少熾，特遣大臣督緝分察疆理，伏攷老哈河喀喇河屯興州河及鄂爾多斯諸處，為大宣開平興河東勝舊地，今則八旗察哈爾禮部太僕寺考牧之區，外接諸藩，內偏獨石口，此皆膏衍上地，水土甘美，請就其中置屯牧務一所，遣大臣為總理，擇司員分領其事。度今在京滿州間散之丁，不下數萬，誠徙以屯田塞下，予之籽種耕畜，分地種牧，暇則練習擊刺騎射之法，繕虎城堡，修

種耕畜分地種牧暇則練習擊刺騎射之法繕完城壘修

飭軍器數載之後屹然成重鎮據長城外險為京師後蔽
兼可西護山西東援遼薊所謂有備無患者也有旨交議
政王大臣議奏卒格不行時東南連歲米賤公以采買既
停倉儲尚寡請將乾隆九年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
南六省漕米截留數萬石視州縣大小倉廩多寡虛實以
次抵補為平糶振濟之用戶部議駁旋奉特旨施行上將
幸木蘭會久雨水潦氾溢公言車駕所及一事不欲以累
民而有司多取人木籜治道乞以謁陵禮成加賚所過地
被旨申飭部議革職上命降二級調用十年奉旨仍以御
史用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奉命巡視山東漕糧十一年請
建祠祀宋臣謝枋得于閔忠寺又以長生店涿州積水沉
溢行旅苦之請敕行修治並請加振直隸被水窮民俱報

允十二年。元順天鄉試同考官。再命巡視山東漕糧。公以
山東比歲告饑。雖屢截漕加振。恐民氣未舒。奏于南漕抵
山東時。更截留六十萬石。又奉命隨大學士高文定公查
辦山東振務。公分理兗州曹東昌泰安五府城市窮鄉。莫
不親履。條理精密。吏不能欺。五月閱青苗。七月勘水災。故
事山東巡漕御史。卒于六月。回道。至是于九月始復命云。
公為御史前後六年。凡有屬艸。輒閉閣齋戒。如對明神。息
勤忠愛之心。發于顏色。溢于豪楮。其言體事達情。曲折盡
意。公兒清古秀削。身裁及中。浙與人言煦煦然。若不能盡。
及常事執持。廉直自將。雖責言無以過。故尚書壞中彭維
新。復官工部右侍郎。公奏劾罷之。尤為人所稱道。所上四
十餘摺。舉其要者。箸于篇。其未登科劾者。世固莫得而知。

也。轉分巡山東。登萊青道。有政使司參議。舊時為吏者。欲

也。轉分巡山東登萊青道布政使司參議。舊時為吏者，飲
食百貨之用，取諸市，予賈恒十之五。謂之官賈。賓客僕役，
或因為奸利。公至，勒石為約，悉革其弊。管內當積荒之後，
人士流離。公率其屬，醵養廉數千兩，招集逃亡，給本錢，使
復其業。數年，戶口充實。所墾田皆大孰。置扁澤園，募人收
掩四境遺骸。小清河自新城孝婦河以東，經高苑入青州
境，屈曲三百餘里。至壽光入海。河道淤狹，夏秋山水暴發，
高苑博興樂平諸縣田廬，象經漂沒。公相水勢，濬馬車瀆，
口以上某千丈，某百丈。相地勢，增築隄堰。水屬理孫，民以
無恐。萊州老儒高鳳起，法坤厚，毛摯，誼晦，名樂道，不涉世
流。公徑造其廬，待以賓師之禮。相與蒐訪舊聞，攷訂學業。
由是人知所矜式。暇日以一騎入村落，巡行稼穡，問民所

若即田間集父老子弟而教語之。或以卮酒果餌進。欣然
食之。至晝。既久。公所乘白馬。人皆識之。見策白馬皮陌者。
則喜相告曰。使君至矣。故老信先時陳恪勤公。鵬年在江
寧。陸清獻公隴。其在嘉定。固皆如是。國朝百餘年來。得公
凡三人而已。遷河南按察使。祥符民有淫人之婦。而殺其
夫者。既乃以語婦。婦告其夫之妹。使訟之官。有司引律因
姦致死。本夫婦雖不知情。亦絞。公曰。本不與謀。又獄由婦
首。是無死法。巡撫及幕客皆執不可。公披舊牘。歷三夜。得
成案。援以定讞。婦竟減等。鹿澗民甲殺人而賄乙誣服。公
察而直其罪。其它平反。閱實類此。十九年十二月。入覲。上
以查太淑人年九十。特賜御書曰。壺範遐齡。明年春。乞終
養歸。其秋。太淑人卒。公素不喜佛老說。至是居喪。遂屏浮

屠法不用，竝廢七七之奠，服闋補山東按察使。公謂愚民
畏法，其犯罪或出于不知，乃舉律文之日習而易犯者，陳
列罪名以為條教。它所奏變通法令數事，俱見施行。時迺
撫方操勤吏職，公雍容儒者，館見為迂緩。又嘗發民治道，公
故寢其事。由是滋不說。適公奏請祀故尚書湯文正公，斌
于孔子席廡。又論孟子廡配饗事。二十七年，上南巡至山
東，以公年老，命以原品致仕。公起諸生至大官，諫行言聽，
膏澤下于民。于公不可謂不遇。然緣公體國之忠，與其息
民立事之心，益常哀無窮之蘊，而惜乎公則衰矣。公之歸，
生儒者老數千人。南送四十里至嶺山驛，不去。皆曰：使君
前者去，率不數歲復來，今當以何時至邪？使君壽若無極，
它時幸得相見，公下輿慰之曰：荷父老意甚厚，其歸善教。

訓子弟力田孝弟為良民奉法度何必使者長在此邪
使者亦願父老自今歲有康年無生災害與使者共食此
福皆列拜流涕日莫乃散公在官食不過一肉三族之待
以養者數十家既歸貧不能自贍復以課讀為業祭為齋
峰端谿樂儀教數四書院山長嘗謂其門人汪中曰吾通
籍三十年有宅一廛萊田二頃故既老而終歲教學于外
汝以吾君得已邪中對曰古者七十而致仕大夫為父師
士為少師以教于其鄉蓋與司徒樂正之官相為用血炁
不足以任職事而道德則可漸為師然則師者所以息老
也是故君子生而有益于人者不使其身一日無用于天
下公領之公為教善困人之材使人各盡其長然後授之
以其事故多所成就篤念故交于通門子弟及名臣節士

後尤加重。自初宦迄于老，率如是三十年。上南巡，賜公純
絲表裏三十五年。與祝皇上壽，賜段四匹。公子世焯，自雲
南主試歸，上召見瀛臺，從容問公年齒精力，于是知上之
恩顧深矣。三十六年，與祝皇太后壽，恩加一級。明年二月
甲申，考終于京師之椿樹三條。弼弼公子禮部主事世焯
之邸。

浙江圖

書

道光五年包世臣狀前交浙曹瀛兵備道熊方受行狀曰



浙江圖書館

道光五年包世臣狀

東昌府知府

前交

浙曹濟兵備道熊方受行狀曰

君字介茲號寤庵其先世隸四川巴縣君之高祖遷永康

為永康人三傳至太僕以進士起家備兵大名被逆賊段

文經之難陽湖毛燧為碑銘論其功甚辨晰太僕舉三子

君為冢嗣好學夙成下筆詞調有生恣乾隆庚子領鄉薦

庚戌成進士癸丑授檢討在詞館八年改刑部主事君少

侍太僕宦游歷府道署十餘年更吏事初至刑部即硜硜

持議嘗諍于堂曰用濫宜覈情罪不當揣上意為高下益

便吏昏以是不能得題缺計俸選禮部員外郎入直軍機

處題升郎中提調嘉慶辛未科會試旋擢江南道監察御

史不數月簡授山東兗沂曹濟兼黃河兵備道故事道負于

士民赴訴者准提則為屬吏所不快率皆違例轉發至批

荅詳稟率無所可否君一槩絕去。衡以事理。訴詞始有獲
伸者。嘉慶十八年九月。防河在工。次聞曹縣之變。未知虛
實。即募土夫勇敢者二百名。星馳赴難。聲稱率兵五千
人。賊望風棄城。分逃至縣境之扈家集。李家莊。范水。阮蔡
家。大小樓各處屯集。君以故得入城。繕守具。督兵勇搜勦。
先後敗賊。目李克讓。蔡五倫。曹永賢。蔡五言。李克順。李名
揚之眾。惟李克讓得逸。餘悉就擒。事聞。奉溫旨。拜花翎之
賜。仍議敘軍功。加一級。十九年。調赴睢工。督挑引河。同官
以卑約太甚。忤使者。并劾君奪職。既竣事。降一等開復。二
十年。補東昌府知府。山東自乾隆六十年。恩赦民欠之後。
至嘉慶八年。清查州縣積虧。至百二十萬。巡撫承宣。以為
憂。乃議視缺肥瘠。歲提節省銀三十二萬兩。歸司庫。通力

合作。以六年。彌補虧項其餘。以津貼買補倉穀。不敷者。奏

合作以六年彌補虧項其餘以津貼買補倉穀不敷者奏
奉俞旨既積數至百萬而上游不循成案非有力莫能邀
撥補其暫畧承宣者至有視事一二月而動撥數十萬州
縣忿其不公繳解益懈至十餘年彌補期滿而虧數反增
至三百餘萬遂減節省之數居歲十八萬兩具奏展限三
年及十八年限又屆滿而虧數又增至五百餘萬時值曹
涓軍需肆為濫冒十九年上命大學士駐東督查分別准
駁計實虧總數六百餘萬而某人某任虧若干則奏文迴
撫核實參辦二十年巡撫念虧數重大一出員名恐成大
獄先將虧數較輕之四府三十餘員名開單補奏得旨甚
嚴切而事不能已乃議提冬羨彌補授意六府二州先造
冊短報虧以結前案冬羨者山東州縣一歲所需取給予

漕餘之強名也。其致規于本管也頗厚。各府州願憲觀望。莫能實舉其義者。東昌所轄十州縣。皆有漕。君先事即細覈屬虧實數。卻所致規立程式。除辦公必需之外。盡提羨數以補舊缺。及二十二年。八府州冊齊。各員虧數皆不致干重辟。然惟東昌之冊得其密。二十三年冬。恩旨赦免民欠查辦半載。不能得要領。承宣為屬吏所愚。遂照部報奏銷冊數。將三次清查奏明之官虧和入民欠。以八百餘萬具詳。巡撫據以入奏。上察其謗混。值巡撫身故。遂除承宣名為民。而命提刑會同新任承宣確查剔除。由新任巡撫覈奏。計剔除已入清查舊虧之外。又積新虧七十餘萬。巡撫念新虧之法至嚴。議以墊支墊解作抵。有侵補府者。家世子巡撫為恩門。檄累濟南府印。而續更提刑。又其所能

左右之者乃相倚以傾承宣濟南遂自定冊式札致十一
府州照式造送彙呈也撫君以閩省錢糧文筆例皆由承
宣覈准呈也撫以達大部從無省府彙呈之事不照行觸
怒而也撫以君為同館前輩官吳未即發濟南不及待遂
于二十五年春和嶠學政勅君也撫惟懼亦後奏君迂信
不任事以原品致仕道光紀年君挈眷來揚州為儀樂山
長僑居虹橋之西園既蕭然與囊橐又老病兼至而戚友
習受似助者不能相俸備補所入僅以供任卹薪米之需
安于歲杪輟出游以取給道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赴杭州
五年七月返棹至嘉興卒于舟次

包世臣書三安始末嘉慶二十一年閏六月初一日江蘇



浙江圖書館

包世臣書三案始末。嘉慶二十一年閏六月初一日。江蘇銅山縣新集民段繼幹門首有男屍浮出。地面初三日知縣楊秉臨詣驗。屍身潰爛。照例以無凭相驗。殮立案。新集距城六十里。月之十九日昧爽。縣差張厚持殊籤率白役數名拘繼幹。竝其切鄰張起入城。始知十八日有原充本縣刑書之葉姓具呈云。前六月三十日遣子孝思往段繼幹家討帳。至今未回。聞繼幹門首池內有溺斃男屍。是不即係孝思。乞與查究。繼幹到秉臨立詰。負欠殺人狀。張起證以竝未見有索欠人來。段繼幹家遂用非刑熬審。繼幹起兩晝夜不承。乃遣張原至獄中諷繼幹輸白金二千兩。再加五百以了衙門。則事可已。繼幹不允。翌日又刑訊。昏絕再四。繼幹長子攔徐州道嚴煥輿訟冤。發縣收管。繼

幹妻李氏敏達公曾孫女也。見夫囚于押，遂遣其母家，姪
訴于都。及繼幹起同斃于獄。秉臨懼，其友張姓教以前
去車房池水以驗形迹。七月廿八日，車見池底，得蘭綉袴
一條，白布單襪一雙。葉認為孝思物，當廠具領。次日葉擊
鼓，呈襪內原書一封，係竹紙疊封，騎封寫信面。秉臨坐大
堂，面眾用火炙乾，拆封略云：前帳已結清，尾欠說明。不論
無奈歇業之後，愚父子行同乞食，數次承兄台幫助。今遣
兒子道府，不敢再提前帳，求兄台做好事，只當幫襯。外附
原帳一紙，秉臨當堂用印黏卷。未幾，江蘇巡撫胡克家奉
旨親訊，飭司六百里飛提人證卷宗，申刻文到，而戌刻繼
幹子斃于押所。其妻聞信奔入城，縊死。有子纔周歲，母死
與乳，號哭兩晝夜，亦死。案提至省，拖延半載，而按察使出

缺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要試用道署理。署臬需次時。秉
臨以鄉誼有所贊助。問官承指。當以葉孝思于前六月三
十日晚到繼榦家。繼榦款于玻璃套房。談至夜半。提及索
欠。繼榦喝令長子拉地毒毆。繼榦又自取門門連擊。孝思極
開窗櫺奔出投塘。繼榦父子賴欠行兇。張起扶同隱飾。自
伏天刑。應毋庸議。李氏痛夫情切。原情勿論。而秉臨密行
厚賄。竝告以張原擬抵。李氏素不識字。既畫允服。署臬乃
勘轉。適撫部病故。江蘇布政使坐升。當入都。上命閣督兼
撫部事。閱督故倚信署臬。又值歲莫。不暇親訊。依詳奏結。
次年春。張原坐轎過李氏門。詈辱之。李氏知被誑。乃攜幼
子入都。捧贓出首。呈出賄和之樣銀十錠。期票二千兩。又
田四百畝文契。奉旨交新撫覆審。葉在撫部堂。供認報縣。

原呈乃縣署刑友張姓所做。張原轉授投遞其襪內書信。則繼幹既成之後，張原引至署內密室，楊知縣手寫信稿，命其照謄。新撫既受詞，欲循例自下而上，添委素名廉幹之開復知縣周以勛，隨同蘇州府知府訊詳。新撫有中表弟祝純嘏，以從九品在蘇試用，每有所干，既得請而率為賄者所奪，積怒稟揭新撫貪枉十二事。新撫畏閣督先發，遂請查辦。適閣督按蘇大閱，以勛迎于許關，稟知奉委審段李氏案，閣督問是否已得要領，以勛對曰：葉姓呈出襪內原書，竝未拆封，是其子孝思尚未入繼幹之門。閣督曰：此案吾例迴避，人命至重，苟能得情平反，吾自當奏請嚴議，斷不可稍涉瞻徇。謝罷之。時寶山縣出缺，其缺在蘇省為最優，先以安徽布政使故定調其兄，旬容彰知縣韓

韓均而原任徐州道單灤自本籍迎閣督于鎮江遂改

韓均而原任徐州道單灃自本籍迎閱督于鎮江遂改
用其姪江蘇布政司理問單鵬圖命灃具稿及聞以勛言
乃于校閱蘇標摺內附奏以周以勛補寶山摺回以勛欲
辭委赴新任而新撫所奏祝純故事已下閣督交贖約成
新撫知以勛工者上下手不聽其去以勛乃急識此案按
根剔骨使人諷秉臨稟許以勛徇原告有意傾陷以勛
乃執委員被許迴避之條得脫延至廿三年春閱督當純
檄誣妄挾制發遣新撫遂以李氏始終固執依婦女收贖
例覆奏道光紀年余自都偕江蘇按察使誠端之官取道
銅山道路言段李氏之冤甚悉抵署調卷共閱之乃得始
末月餘接任江蘇巡撫告居俸曰今早接京信段李氏又
攜子行向至提督府喊冤矣此案初起時吾陳臬浙江深

知其沈寃。到時須吾子孝心為之平反。居停答以途中聞人言嘖嘖。月前聞殿原卷。信為謬誕。及李氏遞到。撫部言細思段李氏恐意在詐財。居停笑曰。段繼幹若非富子。則不涉此禍。今既人止家破。即詐財豈備本邪。撫部嘿然。自後遂不提段案。七月二十六日。撫部以監臨出省。審賑蘇州府知府額騰伊告居停催委員速訊。照案議結。揭曉回轅。使須覆奏。余久聞撫部意移。居停漸亦不能力爭。遂託故辭館。臨別。居停諄求贈言。余曰。但願閣下得調他省。不結段李氏之案而已。居停旋徇陝西。接任者如督撫指議。結閣督復專奏段李氏刁健不悛。當以永遠監禁。而繼幹起釁之日。山東有徐文諾之輩。徐文諾者。山東泰安縣東鄉富人。也。嘉慶二十一年前六月三十日夜。巨盜奄至。文

誥與弟文顯侍母宿後樓間盜聞各持火槍下樓拔閤倚
肩而出連放數十響及柵門于槍火光中見人躺地盜已
去噤眾炳燭驗死者則其家武士柏永柱也當柵門內夾
道畫處為文顯妻住房被劫銀兩衣飾文洪以閏六月初
一日入城報盜初三日知縣汪汝弼詣驗入柵門即馬號
廠屋五間繫騾九頭皆高健膘壯柵門著向外火槍砂子
痕如黑子失盜之屋有窗臨道破破損而不能進人門扇與
劈撬形迹誥失單開載衣裘文誥無能言表裏顏色者汝
弼當開導文誥曰家長疑賊殺雇工人罪止科徒且汝有
力納贖不必裝點盜情自取重重戾文誥驚懼即入城囑其
叔識泰安副將以白金三千兩饋汝弼汝弼卻之欲收文
誥文誥逃歸文誥家距省百餘里初二日歷城捕役獲夥

盜楊進忠鄭二標二名。訊認隨王大壯王三壯等十一人。
于前六月三十夜行劫泰安徐文誥家銀兩衣飾。竝槍斃
其雇工柏永柱。起出哈喇套袍一件。當票兩紙。係分受徐
事主之贓。歷城刑書飛信告文誥。文誥得信。馳至省認贓。
即鈔供赴司控汝弼諱盜。時按察使與汝弼同鄉同居。館
職。又其長子之鄉會同年也。乃檄長清縣知縣戴祀帶犯
赴泰安會汝弼勘詳。進忠等指出入狀甚晰。汝弼怒拂衣
回署。祀續至。而汝弼已以四可疑軍銜稟覆。隨稟上者。謂
臬使曰。文誥係事主。若無別情。何冒以重賄行求。臬使見
汝弼稟已。是汝弼及聞卻賊事。遂定計扇勘。文誥發濟南
府審辦。知府為杭州名臣子。承指拷訊。文誥及其管事族
弟文現兩。剝漬爛筋骨。皆見蛆虺。出入如彈丸。以進忠等

又供夥竊。章邱事主。驢頭。真贓未獲。不能竟縱。于是上獄。

又供夥竊章邱事主驢頭真贓未獲不能竟縱于是上讞
曰徐文誥依家長毆殺雇工人律擬徒楊進忠等若歸文
誥報劫案內議結殊多窒礙應請歸于章邱縣事主被竊
驢頭案內竄獲贓日從輕議結臬使據情詳咨奉刑部指
駁格填柏永柱曾腔火傷一片砂眼三十七處脊背火傷
一片砂眼四十三處一槍何能傷及兩面況火器傷人例
擬故殺駁令覆審時濟南已擢登萊青道接任者嘉興大
世族督同委員拷掠逼供遂遵駁當文誥故殺論斬上讞
曰柏永柱屍傷兩面應請刪改一傷以符部案臬使方覈
轉以升廣西布政使去任文顯見家資蕩覆大半而兄又
以與辜擬斬遂挺身赴愬都下奉嚴旨斥汝鄒教供誣陷
而苦累事主縱盜殃民之問官比盜賊更為可惡審正後

即空正法。以快人心。而飭官常。于是自巡撫以下。莫敢復言此案者。故直隸總督溫承惠。起用山東按察使。以東省盜風最熾。訪得東平州丁憂在籍之原署廣平府知府王兆奎。三世窩盜。飭首縣戴此。前往密捕。檄留省審案。之招遠縣知縣魏襄。代理歷城縣事。襄覈印簿。有邢學孔邢志順者。邢家窪人。而文誥卷內。縣盜有邢進朝。亦邢家窪人。疑其同族。遂召學孔等密詢之。許以重賞。與五日限。捕進朝既到案。則供認如進忠等。泣供商同上盜之邢泰。前曾借伊京錢五吊。分贓後同行。至章邱界。天尚未明。當分道。遂向索欠。邢泰荅以當贓還錢。進朝欲得其所分女綉襖。充算。邢泰執所值浮多。不肯付給。進朝即拔順刀嚇戮。適傷小肚。倒地。棄刀驚跑。襄即赴司查案。章邱果有是日驗

報受傷無名男子詳文年兒與邢泰同移提庫儲衣服有
女緜襖一件金耳挖一枝春紬搭膊一條皆文誥失單內
物温公始信此案甚確飭提文誥文顯之禁登萊濟南皆
惟懼乃布流言于中外以為各犯到案皆不拷而承顯係
賄買又言柏永柱之妻美豔文誥圖占為妾假盜謀殺有
狀及提到柏永柱妻則麻面踣齒無人形登萊濟南語塞
續獲三犯供亦如前而賄買之說益甚計此案正盜十一
人立時戕殺一人病故一人逆犯止三人而兇盜王大壯
王三壯在其中温公欲依獲盜過半先後到案眾供確鑿
例先決從罪巡撫和舜武既為謠詠所惑又慮問官答不
可任必欲監候代質温公乃募線人張鵬參濟南府快頭
取大壯母家書浮海至吉林召大壯等先得大壯三壯故

能俳優。大壯偕鵬追尋三日，乃得之。同至吉林將軍署具呈，請批入關。鵬密投溫公文牒，將軍親鞠大壯等供認不諱。乃械繫護送歸案。先由六館里錄供咨覆，而和撫部疾故。接任巡撫即前袒汝弼之臬使，已視事。溫公提訊大壯等，供稱在歷城鄉間起意，糾楊進忠等十人同赴泰安劫徐文誥家，苦無路費。先在章邱之宋家莊竊得衣飾十餘事，並得火槍二桿、藥葫蘆一具。大壯喜曰：文誥家有柏永柱，技勇絕人，流星無敵。既得火槍，則無畏彼矣。三十日二更至文誥門首，奪開柵門。永柱在門外土室聞鬨，奔入柵內，喝稱我柏永柱來也。大壯厲聲言：來者即開火。永柱曰：來者不怕，怕者不來。側身使流星直上。大壯三壯分點夾道牆跟一齋向外開火，各傷其一面。餘砂著柵門，簌簌

文誥聞大壯供詞始明永柱槍斃之故蓋以渠兄弟一路
點放槍火心中頗疑誤殺永柱故也三壯又供夥黨入柵
門即欲取驛頭偵知文顯妻裝籤取盛住夾道傷屋遂直
前推門甚堅以軋擊窗斷數柵聞屋內婦人言吾兒纔數
月莫驚嚇吾自起開門放汝等入搬箱籠故門不傷損窗
不可入而賊得入手大壯三壯專持火槍防永柱未經搜
賊不意永柱槍斃又聞屋後槍聲亂發倉皇奔散不及牽
制頭口文誥因哭陳失賊皆弟嫁服故倉卒不能記顏
色表裏然後汝弼之四疑畫豁識上撫部面詰大壯等曰
事隔四年尚能記憶如此清楚乎大壯曰自己做事如何
不能記憶撫部又曰且仔細思想但一畫供即綁赴市曹
矣大壯等謹曰做强盜該殺又槍斃事主雇工人反累事

主受四年牢獄。且聞其百萬家資。十之七八已耗入官吏囊橐。我輩該殺久矣。有何冤屈希冀。再容思想。撫部嘿然。猶捏大壯供稱弟兄兩人。放槍皆係向天上嚇放。且竝未裝砂子。駁回覆審。溫公次日。以原詳復上。值曹濟水災。撫部委溫公勘撫。溫公知撫部意欲乘其出省月餘之隙。匿情奏結。乃引勘撫係布政專責。不肖行。而充沂道擢江西按察使。亦撫部子同年生也。撫部與密謀。所以傾溫公者。而以之為代。時布政使岳齡安。醇厚持正。雖不顯抗撫部。然檢案由舊。常不能快撫部之意。所欲為。議俟西臬調回東後。并擊岳公而薦之。二十四年八月六日。撫部入閩監醢。西臬即以是日赴北。十七日。撫部于奏報三場完竣摺內。夾片密參承憲。自以曾任總督。不甘受人節制。為乞病。

避賢可哀。憐狀而西臬即以遞摺。陞見于熱河上怒禱。

避賢可哀憐狀而西臬即以遞摺日陞見于熱河上怒禡
承惠職而代以西臬撫部即奏請徐文誥案交新臬勘奏
溫公臨行別岳公于藩署握手曰徐文誥案所以能得情
平反者陵縣知縣趙毓駒之館也我去彼人必泄餘憤于
毓駒毓駒有母年逾八十斷不可使作萬里行以屬吾子
岳公曰公去我即其續也假得留此敢不聞命溫公遂行
撫部先出城至候館居民萬數洵詢詈之至不可道撫
部慮有他變踰跟返署不及送溫公新臬抵任八日即劾
承惠在臬任一年審結二千七百餘案採輿論覈卷宗有
四案委不公允奉旨發問新疆撫部見溫公已外遣無能
助文誥者乃決意翻異調溫公倚任之武定府知府王果
覆讞之果仍照原詳撤改登州府知府楊世昌世昌亦溫

公所可者許以濟南到省一訊即引疾月餘。撫部不得已乃使與新臬共密謀之。署濟南府知府讞之。濟南先收張鵬當以教供誣良。一日文誥候訊坐階下有溫公所捕之他案盜犯銀鐺過文誥前問曰若非徐文誥乎。文誥曰諾。盜犯舉鎖鍊擊文誥頭流血罵曰畜生為若故壞吾山東數十年未有之好按察畜生還敢醜然見人邪。濟南望見之慚沮趨入文誥旋出逃。撫部意其必入都命戴岷追之不及。撫部接邸鈔見文孚等馳駟帶回徐文誥赴東之首。憂迫無措。新臬雖力持翻案然以改委再三閱兩月未得一接本案犯證。撫部急就溫公原詳略加刑削匿節奉嚴旨。援他條減議問官以新臬名具摺稿而稿長七千餘言。俟寫兩晝夜乃成。召新臬至其署拜發奏結摺出三日而

星使按臨提犯覆勘臬大壯等釋文誥歸業加議汝弼論
遣其餘問官悉照新臬奏所議重者褫職輕者鐫級而督
堵河南馬營垵決口合龍之大臣協辦大學士吳璥與故
濟南姻親以合龍故故濟南故登萊遂得復列官聯矣嘉
慶七年故兩江總督阿林保于浙江布政使任內面奏八
折收漕上命回任具摺浙省官民謗傳以為面奉俞允矣
官吏歡躍謂既准外加二五則一切無覷誅求皆有出路
而浮收勒折可以無所顧忌及摺到上念農民終歲勤動
衣食每苦不給所賴封圻屏翰勤求廉吏以拊循生息之
豈宜別設科條為貪官巧留地步况奉准額外浮收即同
加賦非家法也遂明發諭旨駁斥之是年冬歸安縣知縣
徐起涓欲捏造新定八折諭旨張示城鄉其友謂湖州多

鄉宦卹鈔無不見者不便不如祇以朱牌寫奉旨八折收
漕六字排列倉門既可哄嚇鄉愚又肘腋易防不至他患
十八區民陸名揚完糧至倉見朱牌糾鄉人摘牌去其時
上游風氣尚不能明目張膽袒護浮收起渭惟懼急以白
金八千兩講名揚謂十八區尚有未完下忙條銀七千餘
兩盡截串給花戶竝定以開倉之第四日專收十八區額
漕萬五千餘石每平斛一石作漕九斗五升絕捉豬飛斛
諸弊乃可還牌起渭不得已與定約十八區民德名揚甚
又念其公廉一切鼠牙雀角皆就名揚平曲直名揚剖析
平允鄉人悅服僂曰名阿爹阿爹者老人尊僂也附近鄰
鄉縣慕其行誼往質成者無不厭其意十八區至富庚自
七年至廿五年其鄉遂無一紙入公門倚衙門為添計者

七年至廿五年其鄉遂無一紙入公門倚衙門為活計者
尤切齒江浙雖連界漕甲天下而浙省浮收至重不過加
四五比江省大為平減唯捉豬飛斛則同鄉人完糧皆以
一麻袋盛米一斛漕書于斛過數袋後取一袋倒廩中不
與過斛名曰捉豬其過斛而朦混不下斛籌則名飛斛捉
豬明而飛斛暗浙屬大約十斛捉一豬江屬大約五斛捉
一豬飛斛則乘利便無定數計前後十八年之中十八區
完漕唯程三立任歸安三年名揚告鄉人曰程父臺為官
清正當與戴一帽以資辦公戴帽者淋斛尖也每石可贏
米五升然程君去任輒止府縣恨名揚甚而無可如何每
于上游前訴苦累輒指名揚湖州府署有錢友王五者盤
踞廿餘年勾串搭臺索資數十萬而結連省幕莫能去常
持請紅夷大礮洗十八區之論以此固上下之歡二十五

年夏上游以候補知州王壽榕署歸安縣事詣轅謝委官
廳內坐州縣七八人而起渭適在舉手為壽榕賀起渭曰
吾兄此去如何為治壽榕曰首辦陸名揚耳起渭笑曰吾
兄材力如何能舉此事莫出大言免詒後悔壽榕曰徐兄
以己度人故輕量天下事我老王豈肯為戲言者起渭知
壽榕尚氣易激以箴語乃曰弟本懦弱無用但恐自命
幹濟才到臨時反懦弱無用之不若老王果料此事情愿
請諸兄當面看小弟做烏龜爬出轅門以供一笑不能者
如何壽榕起譯曰老徐本是海龜諸兄異日着眼看爬語
未竟內傳壽榕壽榕即力陳非辦漕棍陸名揚不可時巡
撫為陳若霖然其言壽榕遂在省募募勇素著者數人同
之官厚結王五攷窮書役皆以武事為進退內外暨所有

之官厚結王五。政嚴書役皆以武事為進退。內外暨所有

猾賊梟徒悉釋而秦之。至八月集眾且六百人聯航百數
更餘發柁歸安鄉。何支蔓眾請所之。壽榕指水道不告所
愚。至夜分。距名揚家不一里。有橫港。壽榕命入港口。眾曰
進此港即名阿爹家。豈欲孥名。阿爹乎。壽榕曰然。眾曰名
阿爹正直好人。各鼓柁散去。壽榕即與丁從五六人棹舟
返。天尚未明。王五自府署遣人至縣探消息。已十餘次。知
府方士陰坐王五書房中。商稟稿定。拍掌笑樂。見壽榕索
然意盡矣。而德清令踉蹌亦至。無冠帶。髮辮臭蕨不可近。
十八區處歸安邊境。其後則德清。壽榕密約德清令斷其
後路。德清令快壯百餘人。夜入十八區界。去名揚所居十
里。即縱掠。居民驚起捕盜。德清令墜竇窖中。餘眾紛竄。德
清令潛爬出窖。手足相助。穿稻畦里許。至河邊。得舟。即轉

杞赴府哭訴壽榕曰。兄為我受累。不能不奮通稟。王五
曰。此時。詎收漕尚三四月。難以措詞。見嘗天下縞素。可捏
為陸名揚演戲集鄉眾。預約抗糧。如此。則本縣與鄰縣皆
例得彈壓禁止。而名揚竟敢糾眾抗詎。毆辱官吏。則事近
大逆。不愁上游不嚴辦。再改名揚為明揚。以觸怒皇心。則
事濟矣。士淦等皆以為善。王五遂具稿。歸安德清會印通
稟。而府加轉。若霖以紹興府知府張青選。曾署湖州。較士
淦為能。飛調同往查辦。青選士淦。攜吏役二百餘人。坐船
至菱湖。過礮入浜。尚未至十浙區界。從役見岸上有居民
百餘戶。乘機搶掠。居人各持蕨桶潑詎。役奔小船。四竄避
歲。士淦坐船笨重。不可轉。吏役爭上士淦船。士淦船沈溺。
幾斃。府役死者二人。青選以乘馬獲免。其地詎名揚家。且

幾斃。府役或者二人，青選以乘馬獲免，其地距名揚家且
二十里。初，德清之役，居民以為盜去，無所損失，未報案。及
士塗舟沈，名揚方知為捕已故，自念年逾六十，二子幼弱，
產僅中人，度與可伸訴者，乃寄其子戚友家，自削髮入湖。
至江蘇無錫縣，混迹僧寺，而青選士塗聯名稟名揚率眾
距捕，殺府役，擄溺知府，請大兵若霖以命按察。葉汝芝不
欲行，乃行布政伊克札木素布政領省兵四百名，行抵湖
州，略湖州協鎮，悉前後情實，乃不開兵。青選士塗不得請，
具稿曰：獲名揚者賞寶銀一萬兩，報信半之。布政以稿示
隨員候補同知瑞麟、阿督部之季子也，對曰：何不查劉第
五、朱毛，俚賞格銀數。布政乃怒裂其稿，即日回舟。而若霖
于布政帶兵出省時，已據府縣稟入奏。聞布政不主用兵，
因日日差弁候問，每次及聞布政回，遣門丁迎于五十里。

外布政見之。謂曰：不意大人老成練達，乃為貪酷小兒女
愚弄至此。我若稍廉率者，幾助桀為虐矣。門丁馳白。若霖
惟懼失措，自迎于城外候館。故事，兩司出省差旋，先上院
乃回署。巡撫于次日看拜。布政聞若霖出迎，乃改由他城
門入。已署。若霖隨至布政署拜看。布政以病固辭，急召幕
友高具摺奏參。為言始末。憤甚。噴血盈盞。稿成不能看。幕
友誦之。布政切齒狂叫。誦未畢，血迸而逝。而若霖擢兩湖
總督。代者為刑部侍郎帥承瀛。抵任憂捕明揚，不可得。仁
和錢塘兩首縣獻策，遣兵七百名往發明揚祖墳。承瀛許
之。以候補通判吳嵯領其事。明揚本吳氏子。後于陸。陸吳
兩姓墳無主名者，被發數百千冢。十八區男丁皆竄匿。婦
女守門戶者，被弁兵淫掠。至有以強號捐軀，而屍經蟲腐。

不收殮者，明揚聞鄉人被難，略如故。明倭賊時，乃于道光

不收殮者。明揚聞鄉人被難，略如故。明倭賊時，乃于道光
紀年四月，自投于白把總。嫌聞信，飛稟曰：卑職訪實該逆
所在，身先士卒，扯住髮辮。白把總續抱其鬻，遂得就擒。承
瀛得嫌稟，乃徹兵。兵入省，多冠瘡，扶杖而後能行者。按察
鞠明揚何以無髮，明揚供：去年九月內，削髮為僧，以圖逃
匿。按察笑曰：汝髮辮為吳通判扯脫，乃詐云為僧，欲沒其
頭功邪？獻上承瀛親詢。明揚到撫部堂時，風日尚晴，歷及
反接出署。天忽沈黑，對面不見人，竟日不解，而歸安烏程。
德清三縣居民，醵金為都堦，廡以祀名揚，以正法信。至日
開光，買香楮祭奠者，為之空市。然兩江孫閣督又于二十
五年冬杪，以八折收漕，密入告軍機處，祕其事。都下無得
見片紙隻字者。次年，江省州縣徧奉閣督行知，給事中王

家相廉得其稿。乃具十不可摺指駁。戶部侍郎江蘇學政
姚文田續奏尤婉切。而侍講學士秦承業以舊學恩從容
為今上誦祖宗成憲。乃奉通諭止其事。江省匿不膠黃。是
年江都縣知縣陳文述收漕時竟以奉旨八折撥示張帖。
士民莫敢誰何。而歸安令欲乘殺陸明揚之威。浮收十八
區捉豬飛斛如他鄉。十八區民噪令捕得四人。鎖押入署。
乃大譁曰。四人必死矣。吾輩第求得其當。入倉縛官親嚴
幕漕書得八人以歸。令急白士塗。士塗曰。今年能如去年
再辦大案邪。若能了者了之。不能吾唯有寶揭浮收。不能
以薄命為徇。令乃遣人至十八區。謀仍以第四日專收十
八區米九五折如前。送四人還。以易八人。初四人就捕。自
分不測。而今以知府故急得。未暇受四人詞。及八人回署。

則皆身與完膚矣。承漕漸老其故。悔恨欲泣。以致長明論。

則皆身無完膚矣。承瀆漸悉其故，悔恨飲泣，以致失明。論曰：近世之言冤獄者，推柴大紀、楊天相、大都謂大紀之禍起于與福文襄拉手，天相之禍起于提督陳大用欲擅功，單奏不會總督蘇凌阿銜。余友寶山張孟如故與大用天相相識，為余言蘇督部賄縱之，洋盜八人，蔡牽實在其中，非僅後有二人在山東破案已也。然實係千總周非熊所獲，天相為其營主，倚勢以白金三千奪之，是則行財冒功，天相故非無罪者也。嗣與果勇侯楊官傳共事馬蘭，述及大紀之案，官傳言聞之時，齋宮係其時官保，以武舉從文襄渡臺，柴伯被全紅雨殺，坐城外道旁，侍者三四十人，皆少健，衣服都麗，馬膘壯，鞍轡粲然，過欽差十數，柴伯皆不起，文襄至，乃執敵禮，文襄故不快，入城見士民乘城者，皆

躺地閉目。以手拉艸根和土納口中。無生人色。文襄言餓甚者。近鬻飯輒成。命先以糖漿徐灌之。兩日乃與薄鬻。得活者數萬人。入鎮署。又見鋪墊華愜。查存倉尚有米二萬石。乃大怒。欲擄實參劾。閩督李侍堯力請。始得以他事論。或余前聞在臺。當長隨之周姓。言其目擊事。與官傳說略同。嘗共濟遇風之時。而不惜士卒。自縱至此。其不至他變者。列聖深仁厚澤。有以作立信之民。激發其忠義。自扞疆場。大紀顧藉。以幸邀異數。雖殊歿斯當其咎矣。至段氏有財而不知自衛。幾無完卵。媳烈妻義。莫加省識。斯所謂殆有前緣者邪。徐今罔上行私。獨名揚出。與為難。雖財不入己。固非自全之道矣。而鄉里敦信。至不煩官府者二十年。家產無所增。入曲者不以為怨。其廉讓有足多者。戲言挑

激竟報風怨。所謂塵不忌鼠者也。人怕出名豬怕壯。謗言

激竟報夙怨。所謂壁不忘鼠者也。人怕出名豬怕壯。謗言
其不信矣乎。文浩之竟不火。幸也。溫公初任直督。頗不能
孚眾望。蹶而復起。而東省吏治者之**歪變**。擊貪酷。蘇困起
弊。不可更僕數。**第**余客岳公館。所親見。豈非君子之善用
悔哉。荷戈未久。復昇大藩。讒口沮泥。卒以不用。迹溫公自
曹郎起道府。用防封圻。蒼蔚不可遏。是必有推挽之者矣。
幡然晚蓋。遂嬰眾怒。伊公濟仁。無術頓至戕生。得毋將有
所厚而去其疾邪。帥公撫浙六年。政聲為封圻取。偶失詳
慎。遂詔重悔。然艸菅民命。以為得計。而終身安富康彊者
比比也。帥公獨知所悔。遂以**贖**而廢矣。悲夫。又曰。岳松庭
承宣公東誠述堂。提刑江蘇。皆延子為總理。初子皆與約
曰。賤子才力。但能辦七分。不公道事。過此不敢聞命。然在

松庭所廣錢踐言。佐述堂未免有闌入八九分者矣。吳棟
華提刑聞而怪之曰。人言吾子辦事必以七分不公道為
約。有儲。予曰。畫地自守。鄙志也。然常媿未能無渝盟。棟華
曰。不公道至七分甚矣。吾子得毋憤激而發此談乎。余曰。
豈弟君子。與易由言。何闕下之言之易邪。衡時度勢。非至
七分不公道。必不能行。不公道僅至七分。則吾心差可自
安。而訟者一勝一負。亦皆得以自嘆。賤子調和而為此期
望。不可必之談。何闕下反疑為憤激邪。棟華曰。願終其說。
子曰。案至兩司。則承審官已為被告。故本案之曲直。與有
司之平枉。以十分為率。官民各居其半。其在官之五分。難
以言公道矣。民與民爭。曲直而成案。有司枉之。然後兼與
官爭。甚至棄本案之曲直。而專與官爭平枉。則上游之有

以蔽之也。故善者惟予本案。由直之數。曲直在本案者。

以政之也。故善者惟于本策。曲直之數。曲直在本策者。果五而得三。是諺所謂大頭已向下也。訟至于提省審辦。兩造之力皆已疲。蓋有求已而不得者矣。公道昭至五分之三。直者之氣必平。曲者之健也。常恃官吏見公道昭于上游。則已失其所恃。而又不為已甚。留不公道之二分。使得藉以自飾。則豈有不可已之事乎。本策之曲直明。官吏之平枉自見。而直者之氣平。則其與官爭也不力。而枉在官者。上游可以意消納。而不至翻異。故予嘗謂保全官吏。在舒民氣而不使之鬱者。良以此也。今在省獄。辦案者不然。人卷至省。其曲直未嘗不了然于心目也。以為順其曲直。則官吏之獲咎至重。必顛倒黑白。勢禁而強持之。益深。使之喻水之必溺。益墊。使之喻火之必焚。以甘心就枉。

而不悔憾也。夫直者以不甘受民之枉而訴于有司，有司既從而曲之，激為上控而枉更甚，其果能甘乎？且上游曾亦何利于其間哉？然啓口館以為事閱全局不可長評上之風，釀禍造劫，殆有不忍逆料者。此賤子所為必以七分不公道為約，而自忖平生所經，獨深內媿者也。棟華曰：吾子之言痛切矣。世間竟無不公道在七分以內之事乎？子曰：州縣受理，稍持公道，雖使至八九分可也。至兩司則格礙多矣。然不曰三分公道而曰七分不公道者，為不公道之取數已贏，不敢更以公道自居，故變其詞，使居上游者知所做懼也。賤子所經，民與官訟之案數千百起，誣枉在民者不過三五事耳。受理之初，解結疏根，務求得實，官吏惴惴惶恐，問官亦為之咋舌，相結肆謗，儼然其卒也。未

嘗辦一參案而絕無釀成巨獄者如安徽之壽州案江蘇
之丹徒案浙江之德清案皆仰賴聖慮星使交馳問官道
府以下聯袂赴戍而剖別本案曲直誠未能得十分之三
閣下所悉也有一案參一官則一省之可居官者或寡矣
結正其本案而通融其因緣牽掣者七分不公道不亦可
乎。棟華稱善者久之然而其說也祇可用之于控訴之案
至官吏自為執法復何顧忌之有雖然不可以不務昭其
信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君子信而後勞其民阿孫
兩鉅公為八折收漕之奏其用心固未必專為屬吏開方
便法門也。惟素行不足取信於民而屬吏之信之甚摯。控
首誑愚為國斂怨豈必踰安始有徐江都始有陳哉銅山
詣驗照例殮葬初心固無他也。吏誘于外友贊于中凡此

皆有司自當執法。不聞許上而上游不舉其職。動引投鼠
忌然以若說罪坐所由恐蒼蒼者未必同此夢夢也。秦安
勤而疑。疑而導以出路。未為失失也。事迹明白。乃任性負
氣。尚上游以與民爭。議以首惡。不亦宜乎。予留別大明湖
詩云。無非同有非。與罪同有罪。齊治自古然。于今竟莫改。
豈惟齊而已哉。

浙江圖

顧氏景星守令策對曰。天下之不治而民不歡。黜陟之使

好	河	驩	晉	郡	守	不	委	銓	字	歲	顧
文	南	捐	陽	守	縣	治	司	選	民	遣	氏
法	獨	息	之	縣	令	而	空	委	之	而	景
而	和	而	民	令	問	民	井	冢	官	吏	星
實	緩	薛	因	與	問	不	然	宰	有	益	守
寬	河	人	尹	百	猷	勸	莫	財	股	不	令
仁	南	不	鐸	姓	晦	吏	不	用	民	廉	策
嚴	之	知	之	取	之	不	有	委	之	捕	對
延	民	孟	寬	親	民	廉	制	司	吏	捉	曰
年	知	嘗	而	昔	不	而	而	麓	朝	之	天
守	上	之	不	趙	知	盜	子	典	廷	法	下
河	政	好	知	簡	天	賊	養	章	用	日	之
南	和	貨	簡	子	子	益	又	委	人	行	不
尤	緩	漢	子	好	而	盛	安	宗	實	而	治
嚴	而	昭	之	察	知	也	未	伯	與	盜	而
酷	不	帝	察	尹	有	夫	得	刑	名	賊	民
河	知	好	孟	鐸	郡	子	所	濟	背	益	不
南	好	刑	嘗	治	守	養	委	委	故	盛	勸
之	刑	罰	君	晉	縣	又	何	司	也	者	黜
民	罰	黃	好	陽	令	安	怪	寇	國	何	隲
知	宣	霸	貨	以	者	在	天	興	家	哉	之
上	帝	佐	馮	寬	也	郡	下	造	以	無	使

政嚴酷，而不知寬仁。繇此言之，郡守縣令賢不肖，即閭閻

猷晦之民，所以肌度其朝廷者也。郡守縣令其掌道揚風

俗，顯善勸義，礪廉恥，問疾苦，恤惇獨，廣文教，備兵凶，決冤

隱，平賦役，而聚斂不取焉。漢制州郡錢穀，則有簿書參軍，

諸縣歲盡，以墾田租稅上計，則丞尉下詣郡課校，未嘗專

付守令也。何則？誠以催科聚斂，未免有不便于民，有不便

于民，未免管筭詰算，德教衰矣。故以錢穀委佐貳，而守令

坐治之，使民知上重德教，而租稅力役，蓋下之宜出，以奉

上，而非上之所苛求也。國家官制，既置通判主簿，掌錢糧

而其實專責守令，戴星出入，敲磨競爭，朝廷以此第上下

考，凶荒兵革，徵輸後期，輒黜不少貸，甚則朱輪組綬之貴，

為赫衣犴狴之囚，不肖者，無論矣。中才，即未免苟且避禍。

民惟知上重聚斂而賤德教，且視長吏如此其賤也，其自

若... 衣... 行... 徑... 之... 因... 不... 肖... 者... 與... 倫... 矣... 中... 不... 可... 未... 免... 苟... 且... 避... 禍...

民惟知上重聚斂而賤德教且視長吏如此其賤也其自

處如此其鄙且偷也何以稱道揚風俗勸善顯義謂廉恥

問疾苦云云乎故曰朝廷用人實與名背也且古所謂循

良非今所謂循良也古之循良如汲黯蘇章之徒嘗矯節

違制發倉廩其時大臣備薦天子嘉賞而今有其人乎借

今有其人大臣必不備薦天子無繇嘉賞豈不備薦嘉

賞必且得罪其不得罪而備薦嘉賞者必徵賦無欠之人

徵賦無欠未免有不便于民而笞捶詰算以足之者古之

循良如是乎故曰朝廷用人寧與名背也此所以黜陟馬之

使歲違而吏益不廉捕投之法日久而盜賊益盛民益不

勸而天下不治也今在京六曹皆以類從事則縣簿空從

郡判主錢糧縣令從太守舉循教縣簿郡判既以錢糧殿

書見文已

七
呂干

儻	移	取
不	風	斥
奉	易	不
法	俗	稱
守	者	職
令	擢	于
不	以	德
自	不	化
愛	次	與
盜	而	所
賊	判	損
息	簿	國
而	廉	體
氏	者	與
不	亦	所
勸	如	傷
奇	之	守
引	如	令
	此	果
	有	循
	黜	良
		能

浙江圖書館

顧炎武曰漢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

顧炎武曰漢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

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

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苟諂牟利

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

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覈剝削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

石裂妖祥謠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

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遣

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又令歲終得乘傳

奏事夫歸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大小相制內外

相維之意也元城語錄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其權取重歸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王氏曰刺史

權重而內隸于御史中丞陳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

事諫策諸刺史辭宣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丞外總領州郡奏

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

白黑分
明是也。本自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分天

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

此制矣。漢書百官表監御史奉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

詔條察州縣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末翟方進何武乃言春秋之義用

賢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

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縣二千石。而朱博以漢家故事

置部刺史。黜卑而賞厚。成勸功樂進。州牧黜真二千石。位

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

陵夷。奸軌不勝。于是罷州牧。復置刺史。後漢書劉焉傳靈

兵寇焉以刺史威輕建議改者牧伯請懸劉昭之論以為

重臣以居其任從之州伯之重自此而始劉昭之論以為

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黜裁六百

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唐戴叔倫撫州刺史

部刺史以察舉天下刑誅區籍社一合二者之言觀之則

部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中合二者之言觀之則

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強者至專權裂土新唐書李景伯為大

子有戾子與大子舍人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

罷制督留御史以時按察歸卑然後知刺史六條為百代

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為得古人之意

矣唐書監察御史掌令又其善者在于一年一代夫守令

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俗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而

醉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而

察吏安民之效已見于二三百年也唐書李嶠請十州

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省察若夫倚勢作威受

賂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耳不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

縣豈以四方之濁亂而停御史乎至于黜止七品與漢六

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居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
三人，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
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僭，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
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何病其輕重不相準乎？夫不
達前人立法之意，而輕議變更，未有及召亂而生事者。吾
子成哀之際，見漢治之與具書。

浙江

郡縣論

書館

明廷王顧炎武曰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
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為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
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莫
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
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封建之廢非一

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方今郡縣之蔽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于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

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其說曰。改知縣為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處其縣為祭酒。祿之終身。所舉

為真。又三年稱職。

之人復為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為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曰嗇夫之屬。備設之。毋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為之。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為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為縣宰。去則為流人。賞

則為世官。罰則為斬絞。豈有不免而為良吏者哉。何謂
稱職。曰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
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
者。如人家之畜五牲。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
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
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
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
否則撻之。然則其為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橋姚也。故天下
之患。一圉人之足辦。而為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

其監僕甚者并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
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
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樂。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
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內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
之所以多為親故撓者以其遠也。使竝處一城之內。則雖
欲撓之而有不可者。自漢以來守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
以貪酷敗者。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以子弟得代
而慮其專。蕞爾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舉
旁縣之兵以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縣。六者肯舍其子可

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無監司不可為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翟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此之慮。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為天子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

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困窮。為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為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為藩垣困窮。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為天子也。為其私也。為其私。所以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

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羸。不可勝用矣。以文冊言之。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年賀之用。其紙料之費。率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為令者。得以省耕斂。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夫採礦之役。自元以

前歲以為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
有害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
內。則唯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今有礦焉。天子開
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
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災也。法之敝
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糧。而濟
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
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於
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為解京之類。其先必則壤定賦。取

田之上中下列為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
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辦。則於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
入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為協濟。此則
天子之財。不可以為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
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
無封建。而更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
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為院司之書
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
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

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
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
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
過於此。○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
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
一人。試於部。上者為郎。無定縣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
者為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為簿尉之屬。
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
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例漢人三府辟召之。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後學介春著英重訂

萍鄉文晟

同校

崇仁華廷傑

奏草 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
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
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
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謾生是非以為
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

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
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
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
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
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
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
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
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
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
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

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

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

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為矯枉防患之慮。豈不
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
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
俾眾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
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
人重焉。以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
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
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
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
斯言為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
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
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
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
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
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効此其類於神
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
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
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
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

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

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
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
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
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
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
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
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
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
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
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
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

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為言，或以有闕能補為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爭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為

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在面折廷爭者必爲
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
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
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
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
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
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
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
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
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
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

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
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
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
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
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
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
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
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
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
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

忽細微不敢侮鰥寡多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

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

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
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
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
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
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
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
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
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
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弃
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

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

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

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慙，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拆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

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

之畏慙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

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

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
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弃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
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
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
不易趙武訥訥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
公孫宏上書論事帝使難宏以十策宏不得其一及
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
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
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
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

恭儉惟德無戴爾偽希
用忌才之姦相不可誤以
為能而進告于君當日
之衰正易消後世不
可以紫混朱也示慎
而已矣噫想天下若
斯之難也

義林評者行以傳世仁

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纁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

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

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旤況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

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非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弃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

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

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
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
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
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
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
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
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
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
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踈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
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
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

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流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久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

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

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

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謹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

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
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
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
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
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
沈。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
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
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漸

寬則國敝而禍緩。猛則國競而禍急。中葉之世。世
如。是言治者。不及諸本。而治其末。言出而害氣。

中于百年，兩者均不免焉。宣公以奏，亦幾博博如天君。
 天下者，身體而力行之，何有至道未字之患。孤立于上，
 若夫若孺，作作處論十首，其作氣之論，僅是備用之一格而已。
 力民曰

淵泉如淵

浙江圖

如是言治者，不及諸本而治其末，言出而害氣

此如是言治者不反諸本而治其末言出而害氣

為國之道莫先于用人用人之

道莫先于作其好名喜功之氣好名喜功之人守常之主之所

惡而勅業垂統之君所願得而樂用者也舉世之才未必皆賢

未必皆足用善用人者拔一二于千百而使千百之人與之俱

化而不自知此作氣之術也王良之馬豈皆騏驎哉當良執轡

馳車試之于郊除之則除疲之則疲萬蹠之騾如一馬也非無

騏驎下才者也雖騏驎下才者皆化而騏驎馬不知其筋力易

為而化而執鞭策日侍王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危何而頓

也獨良知之尔馬之材質得于天者已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

浙江圖書館

能作其氣志尔，故以驥待馬，即馬皆驥也。以騶駼待馬，則雖有
善馬，皆失其所為善。堯舜之世，其人豈能喜習射義而畫過于
人哉，所以作之者異也。人有好名而張諫直諍者，有好名而修
廉潔博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自
言之，則其有益于國，則可矣。烏顧其出于好名哉。善用人才者，因
其所長而用之，而不奪其所好，彼好名也。吾因而用之，以名，則
天下之好名而願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用矣。彼
善功者，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之功，能用兵，則喜因用兵之功。
能興禮樂，理風俗，則喜按吏的能，以立功。然使各盡其才而

如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者之功也。用一人而喜
功者皆至于國，何損乎？此之謂作氣之道。不能用力者則不然，
恐人之好名，而不肯假人以名。恐人之喜功，而不肯使其巨功，
甚則抑挫之，傾壓之，使其氣消沮，隕穫而不振。然後授之以位，
于是百職廢而天下無奇者，百行廢而天下無善士。非真無其
人，也不能作之而然也。此其為術至愚，若計至私，那象傑之士，
其孰能知之。

浙

江

國

能作其氣志亦以歸侍天也為賢識也以此與侍侍而歸

為賢識夫其所為者先為之世世人至也其來則其七書也

其來則其七書也

其來則其七書也

其來則其七書也

其來則其七書也

其來則其七書也

其來則其七書也

其來則其七書也

浙 江 圖 書 館

卷八 青 龍 龍 夏 木 大 五 二 一 庫 火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

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
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
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
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
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
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
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
祗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餽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
出豈非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
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

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
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
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倣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
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
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
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
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
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
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
知眊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

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
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
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
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
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
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
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
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
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
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

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
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
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
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
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
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
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
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
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
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

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
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
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
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
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
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
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眾
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
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
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非庶悅陛下改過

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

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
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焚網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
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
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
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
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

昔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止渡河船人
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膏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
裸而佐刺船德宗膏此之時方且以瓊林大盈為富貴安足金玉寶器是以
殺身而有銘哉且不獨德宗為然也元宗之焚珠玉錦綉也乾曰朕

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
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焚網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
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
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
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
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
謹陳冒以聞謹奏

昔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
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
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

手三積五民... 慎其積

裸而作刺船此無母故也尊為身... 德宗嘗

彼以機已動... 德宗嘗

此時方且以多藏為富... 且不能

此者焉得有平之... 元宗焚

珠玉錦繡敕曰朕聞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彫

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紅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

寒之原又賈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制衣則

寒飢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得以有其人哉朕以涉身

託于王公之上曷嘗不日所忘食未明求衣思使返樸還醇家

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飢饉相仍水旱或遊糟糠不厭靜思厥故

給人足。而倉廩未嘗。飢饉相仍。水旱或遊。糶糴不敷。靜思厥故。

皆朕之咎。致有漿酒藿肉。玉食錦衣。互相夸尚。浸成風習。未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人之所化。從好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有。處分當以施行。朕若躬服珠玉。自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淳朴。是使揚湯止沸。涉海無津。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原。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有司。令鑄為錠。仍別置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于時。竝即焚于殿前。用絕浮競。至誠期于動天。況于凡百。有違朕命。其官掖之內。后妃以下。皆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

手書
卷之二

至道布告遐迩。知朕意焉。於時。唐室。元宗。德宗。即見。皆遠利而尚廉。賤貨而尊讓。既而畫反所為。不皆自食。其言旨于心而并旨于目。是何抱寶之多。虞公而好貨之無。公劉邪。王氏夫之之言。抑或有可證在矣。

浙江圖

春秋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悞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公羊氏曰。虞微國也。曷為敘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也。馬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孫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

白壁自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
之內廐，駟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官之
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官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
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于是終以往。
虞公見寶，許諾。官之奇果諫，記曰：晉公則遂寔，虞公
之相救，非相者賜，則晉今日取郟，而明日虞從而也。
尔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郟，還
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
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

馬之遠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鄭之邑也。曷
為不繫于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在焉耳。

穀梁氏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虜無師。其曰師何

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

滅夏陽也。夏陽者虜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虜虢舉

矣。虜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君何不

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虜也。公曰。此吾國

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

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吾不能受吾幣。

如受奇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
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府也。曰：官之奇存焉，又不使
受之也。苟息曰：官之奇，為人者也。達心而慎，又少長
于君，達心則其言略，慎則不能強諫，少長于君則君
輕之。且夫既好在耳目之前，而在一國之後，此中
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
而代號，官之奇諫曰：晉之^國佚者，其辭卑而幣重，必
不使于虞。虞公其聽遂守其幣而借之道。官之奇諫
曰：今日晉也，則意寡其欺之謂也。擊其要子以奔費。

獻公也。號五年而後舉。廣荀見。齊馬。據壁。而前曰。壁
則。物。是。也。不。馬。齒。加。長。矣。



浙 江 圖 書 館

王氏夫之曰。光祿寺歲費二十四萬。郊廟社稷羣小
祀慶成長至元旦萬壽番使宴賜。皆取給于內。乾清
坤宣二宮常膳。上奉慈養。及東宮。與未就封之皇
子皇女。下給六宮六尚。以至宮婢奄寺之食料。莫不
仰資。一日之費。僅六百六十兩有奇。其儉。良以加矣。
蓋米麵出于正供。酒酢食故切醢菹禽魚蔬果。具于各
署。鹽榛蠟棗。俱有實收本色。不盡以煩太倉。其措置
亦密矣。乃抑未。免有唐魏之風焉。故逮成化時。虛祖
宗積儲之帑藏。以供御用。而後又可知已。至正德移

太倉銀一百一萬有奇。為金花。以供游幸犒賜之用。
凡四倍于歲供。而國遂虛。熹請初。新都總已于遺詔。
未能復歸太倉。以待新主之善政。因循一年。遂轉為
醜壇之費。醜壇罷。而御用永乏。相沿以至於匱乏。則
二十四萬二千餘兩之制。空有其名。而費不貲矣。然
後知周禮唯王及后不會之用。意精也。王后之好賜
雖不會。而取給于職幣。職幣之入。多寡隨時。儉可以
畜。而奢有所止。中主之志。欲亦得矣。蕭何有言。侯後
世。無以加。誠遠慮也。子孫處承平之後。不能深喻艱

難○東○之○則○愈○縱○勢○所○必○至○何○似○豫○達○其○情○以○為○之○節○
宣○哉○



浙 江 圖 書 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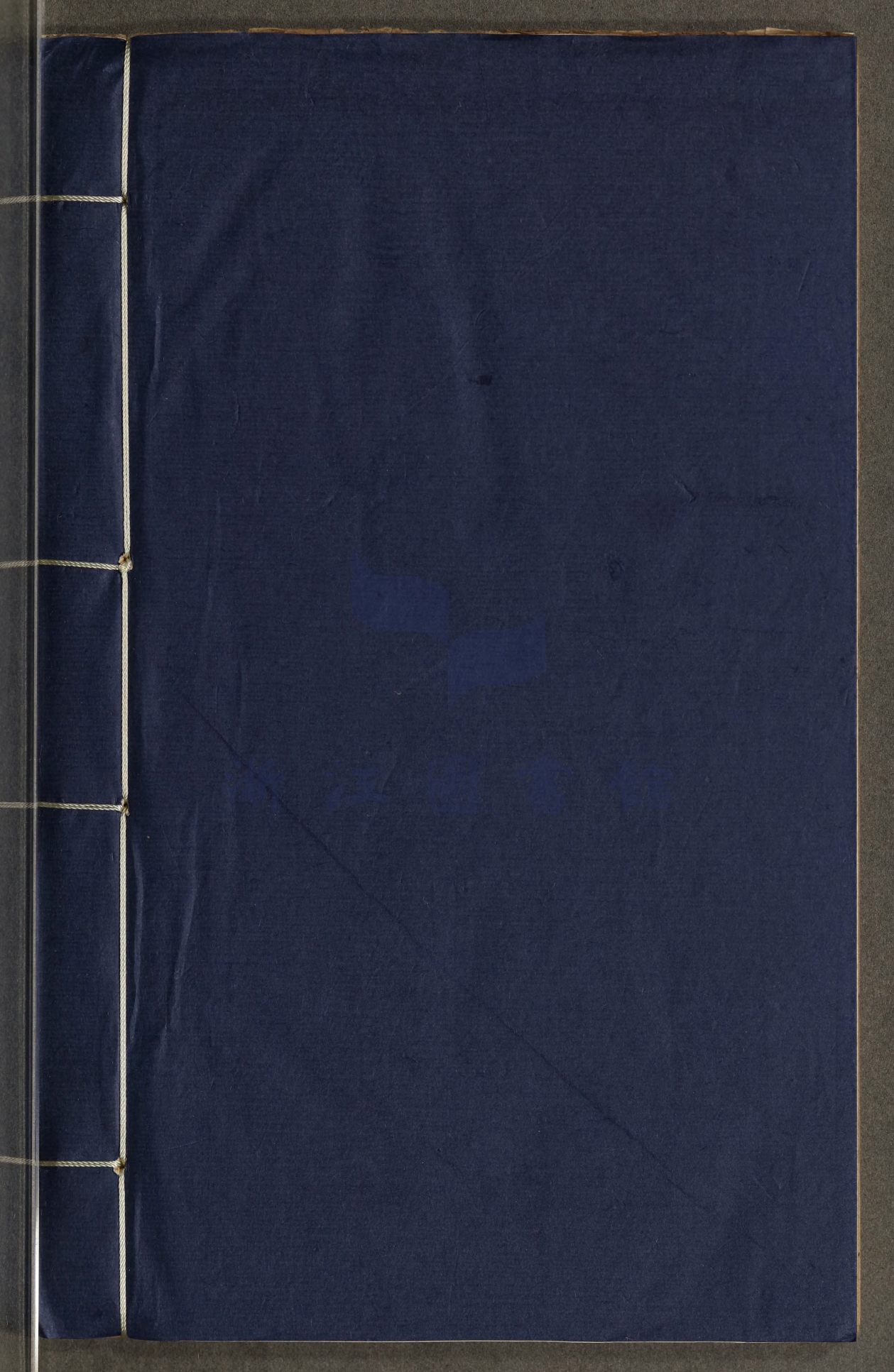
春秋
虞師
晉師
滅下陽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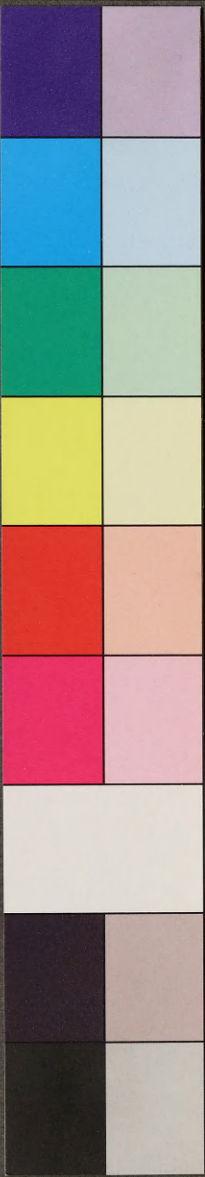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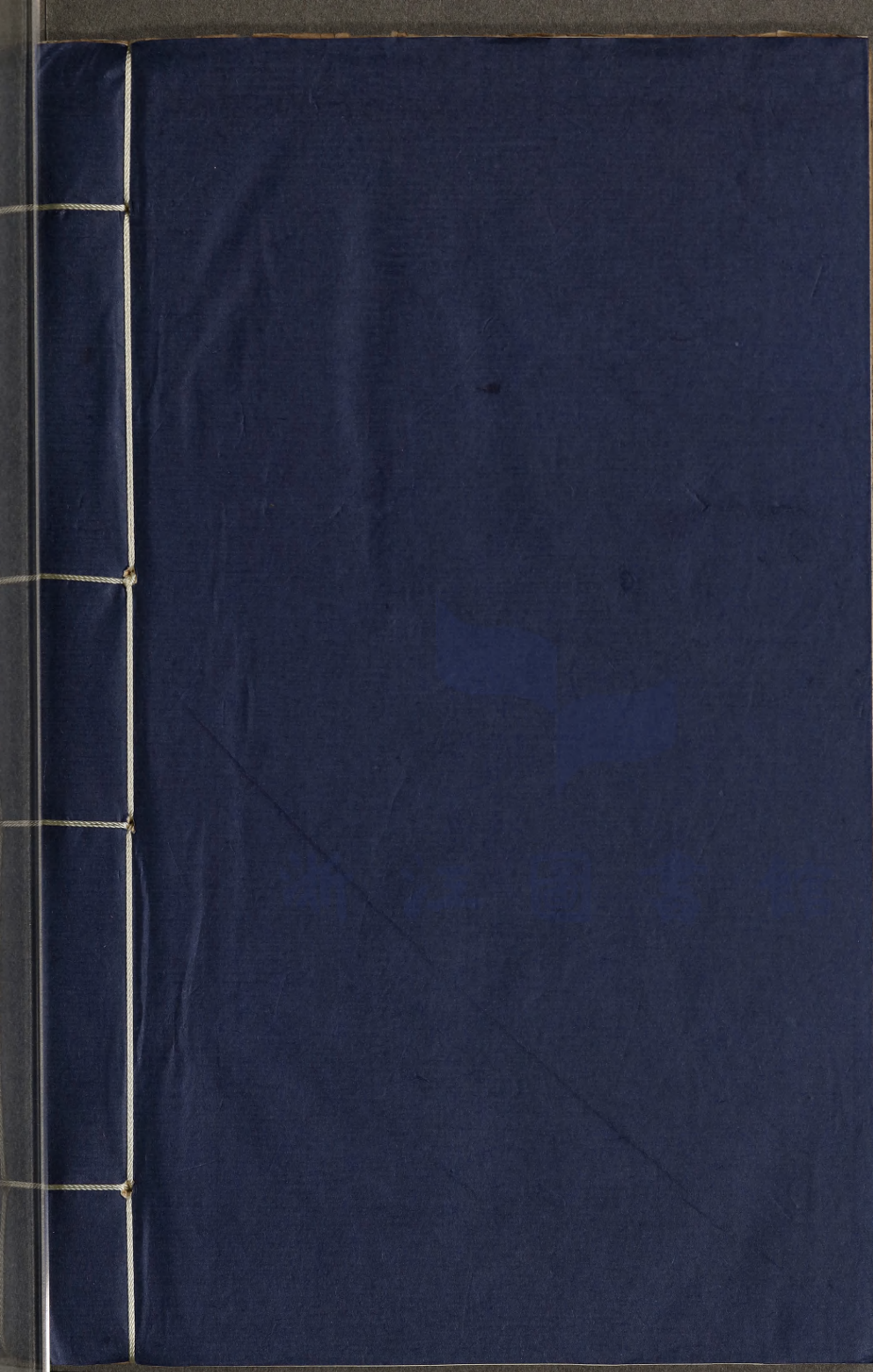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